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七九冊目次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餘一卷棘門集八卷沆瀣集五卷

松癭集二卷文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二)

〔明〕姚希孟撰
明崇禎張叔籙等刻清闕全集本

.....

公槐集六卷響玉集十卷餘一卷棘門
集八卷沆瀣集五卷松癭集二卷文
遠集二十八卷補遺一卷（二）

〔明〕姚希孟撰

明崇禎張叔籟等刻清閔

全集本

北京圖書館藏

棘門集卷之五

目次

傳

高忠憲公傳

亞中大夫福建右叅政復吾侯公傳

雲南叅政致仕丁大夫傳

貴州叅議定菴馮公傳

奉議大夫湖廣督學僉事聞修王公傳

史別駕傳

張樹伯傳

張太恭人傳

歸烈婦傳

彭節婦傳

沈母顧少君傳

行狀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寺卿周忠介

公行狀

勅贈修職郎行人司行人繼川魏公行狀

江西萬載縣儒學教諭贈文林郎松江府

推官勉吾吳公暨配鄒孺人行狀

處士張益之先生暨配袁孝媛行狀

目次畢

棘門集卷之五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傳

亞中大夫福建右叅政復吾侯公傳

嘗見襄郢士大夫稱數十年前侯使君其懷慕如新云使君備兵襄陽行城城惡老龍堤翼城圍厚不登三版水且啗其趾使君憂之亟鳩斲斷亡何遇暴漲高與堞齊水濱遠土且颺去圍

棘門集

卷之五

解縣

之弗禁更其萬覺及數百躬實土于腹雍上流猶弗禁鍛巨鐵爲跗工迺集活人亡算而蕩爲魚鱉者尸蔽江下使君爲具檣檣不給具藁視其瘞埋流皆逆鼻若罔聞植柳志之裒裒迺去水旣落爭勞苦相驩使君與董治睥睨加峻焉出奉錢葺城南與梁明年水大漲蹋舊堤薄城城隆隆浮水面得不圯從橋上避水赴山谷諸億萬計聲若奔雷微侯使君襄人殲矣其禱雨

也長崑自責塗跣赫曦中甘澍立應它若輯亂

亂弭理冤冤洗招流亡鋤兼并開倉貯穀禁鬻

人女作倚門娼嫩政不勝紀遺老思之淫淫淚

下問使君歷何官則以內臺出僉楚臬治蘄州

已守湖南已乃備兵于襄後復備兵大名其治

蘄也沿江上下荏苒晏然知盜藪多柯陳遺孽

亟清之又好言諷厥父兄致感泣自縛其子沈

之江以報一時良善暨文學矜帶蒸蒸嚮風荆

棘門集

卷之五

二

解縣

宗素悍亦奉約束惟謹良家子爲人臧獲者還其家昉朱子法設社倉五十餘所於掛口建飛梁民不褰裳而渡築新生磯礮石化爲砥揚颿者母虞砮句也治湖南因丈量事徭徭戟手相譁幾釀變賴公底寧治大名險阨時築儲餽時庀夾道植棗栗卽芄芄不登民有恃矣最異者罔峻以肥蠶告公判牘尾曰歸當雨已還鄉墟靈雨其濛民大驚爲神時已初夏麥未芽踰十

日有秋民愈驚古一穗兩岐不足道也又居恒私念睥者滂微也盡乘其睥爲滂備聚遊手築長堤堤成水果大至掠堤而退嗣參閩省政不久未沛厥施遭螫去公前後五歷臬藩在襄樊全活最多若蘄之繕橋梁與捍石磯也魏博之因睥禦滂也彷彿如治襄所活亦未可盈縮筭獨顯而提之淪胥中與隱拜衽席不侔耳公匪特以牧伯著也嘗從西曹選爲名御史被命

集

卷之五

三

降狀堂

詰戎江閩時江陵當國政尚束濕公以敦大持之第令屯伍與尺籍相當亡株累焉以暇力與中丞楊莊簡公共築九江堤江流不害公所到留意培錯實肇於此繼按閩有墨守鬻獄脫烝絀于死公辟臯人而紘守守乃客于江陵之客者客嘗以守屬公故守僅量移而公補外且投之遼左未行而徙蘄迫衆議也江陵客楚人歎掩其伎迺引公于楚公成進士出江陵門江陵

察相也雅知公而公始終無私昵其毋違來京邸道出蘄厨傳按故事而已無加虔焉奮情事起上書江陵言吳趙不宜受杖奈何身任過而予人名高書上沉其藁破麓中人罕知者漢相諸葛武侯嘗寓襄而唐相漢陽王張柬之襄人也諸葛有祠湮矣張無祠公笑曰人皆趨今相忍故相寂寂耶下令兩祠並飭以清戎行部江右初祠祀遜國諸臣於上饒新謝疊山祠分守

集

卷之五

四

降狀堂

建南新先儒楊羅李朱四賢祠蓋平恕中觚稜嶄然第不欲張奇至於敦尚節義尤天秉也賔僚高會未嘗不婆娑其中然不以此斂簿牒嘗有讌集因執掌徐赴同事勦之公曰巡有巡事守有守事卽事在有司一入吾手成鉄案矣客可草草後參閩藩入賀萬壽閩直指彈二屬令謂監司不以聞并刺公然公業已臚報銓司矣豈翫骸少涇渭者公從此長往主爵者寃公

甚天下咸聞而惜之然使公爲德於鄉蔭覆宗
鄰楷模士類以大畫家居有識者以爲耆英之
在洛而販卒婦孺皆親之如陳仲弓嚴之如王
彥方視履考祥高朗令終凡天之相成者多假
手於不知已之人以陽塞其身而陰暢其惠類
如此里中後進談公長者事移日忘倦其大者
不急錐刀不修卻不責報又其大則女弟之既
嫁者與東西侯異姓而同嗣者有婚娶死喪之
事亡所控公曰吾事也有公家之逮至典妻賣
子不能償公曰吾通也又其大者贈公既厭世
事朱太宜人逾謹色不懌必跪請奉板輿就養
所斷獄亡細鉅必告治文書難脂至丙夜太宜
入猶呼酒坐待絮語日間事爲樂其嬰疾也春
秋九十高矣公猶焚香額天願減已筭以代遭
喪致毀如喪贈公時公於立身太節事事靡憾
矣此仁人也宜壽得八十有四服官勤勞于民

宜祀祀類官者二奉專祠者一生多隱德宜昌
厥後子若孫曾繩繩螭螭長子孔詔以子貴贈
吏科給事中是能如范忠宣佐文正公行其惠
者孫震賜爲名諫官疏草傳海內曾孫峒曾方
起家名進士岐曾久擅文章譽嗣武未艾也琅
琅懿嫻可大書不一書宜傳如需之國史而家
傳則授簡姚希孟公諱堯封字欽之別號復吾
蘇州之嘉定人浮湛諸生孝廉中頗久以隆慶
辛未登第仕在隆萬之間
佚史氏曰襄故有峴山鄒湛對羊佑曰公德業
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祐歿刻碑其上因名墮淚
阜殆爲侯公識邪其祀張東之何心之有襄人
卒自像配食其中一念好善自食其福茲茲報
施不爽矣公所至多興土功畚鍤旣戒沸流皆
爲安瀾古語曰水土演而民用永執綿滋主社
阜固兼此二德以康厥身而昌明于子孫一涓

一坯聚爲沃洲結爲崇丘於公之後人有徵哉
無儼無阻我信其我十與道合百與俗左余於
給諫公之立朝也庚想見公一班聿修厥德者
真念爾祖哉真念爾祖哉

雲南叅政致仕丁大夫傳

希孟隸諸生十餘年守令非屬師帥者未嘗以
姓名通獨於太倉守丁大夫稱門下士人謂丁
大夫何以得此於強項生廼強項生何爲折節
丁大夫也蓋余少時與黃經甫元會文價相頡
頔大夫旣以國士遇經甫又從余淪棄時獎借
亡遺力一日王吏部罔伯謂余曰若有才固不
緣丁大夫重廼丁大夫獨非若知已哉余從此
委心事大夫而大夫之子仁安伯勉讀書太倉
嘗師事王士駿逸季邵濂茂齊其取友半江東
而余與經甫其選也大夫嘗開衡齋招茂齊輩
哦味其中余時一過之談枕之暇浮白轟飲謹

呶達署外一日被酒竊大夫衣冠服之跌宕叫
嘯自夜徹曙太未聞之顧益喜謂吾兒得從名
士敦稽阮之契幸甚且如此生者勿謂狂少年
其目中殆無朱門安用禮法羈紲之自是名士
日益進探行卷爲贊者日可捆載大夫雖以乙
科典方州爲一時文人所歸它邑之雋半出其
門諸長令人人自媿弗如矣大夫之刺婁也從
福清令擢其令福清也又改自德化德化小邑
不煩治福清濱海時有島夷之患自大夫令福
清而福清屹然憑巨嶂也今少師葉公時貳成
均過銓司言大夫治狀如廓西北城墾南日山
翔萬安倉皆百世利當用卓異旌而銓司沈公
昌期婁人方求善治婁者遂擢大夫刺婁且言
婁政成當有不次報廼大夫治婁所爲均徭役
清飛輓寬積逋墾田濬河諸善政庚出福清坐
爲政數年貴不得蝕富富不得蝕貧賤貧賤而

悍者不得蝕辱儒王文肅每嘆爲數十年未有
頌禱去思之文半由文肅手相傳以爲信史趙
沈公以忤旨逐不得伸其報而大夫亦奉諱
歸矣服闋補禹州未赴擢刑部員外郎奉命
獻江南十郡獄平反重辟以下數千人所削牘
皆從纖鏹中抉其疑竇讀之可以發聰明達事
理後之閱爰書者謂隻字不可易明年擢守寶
慶剔歷愈久奏刀砮如驕恣如武岡諸藩搖手
不敢犯跳梁如城步山中諸獠狗皆帖首就馴
臺使者稔知之恐大夫去而畏者驕馴者跳越
請加憲副秩璽郡事又兩年實補雲南糧鹽道
而大夫且倦遊抗疏乞休朝論高其風特加叅
政致仕大夫歸而守其郡者卽嚮時門下士黃
子經甫也黃子每視事竣輒起居大夫大夫多
自引匿非兇觥公堂不通典謁南州諸君子兩
賢之希孟自大夫聞訃歸白衣冠而送之河澨

東月集

卷之五

九

辭職堂

越五年而大夫按獄至海虞希孟有承重喪以
苴經見于海虞明年大夫至溧水希孟授經課
水令衙齋復以苴經見又七年而大夫以憲副
上郡守計希孟與黃子始赴春官握手邸中至
是而大夫之色稍紓也呼酒爲竟日驩其識希
孟者言歷歷在耳無所不驗大夫婆娑林下數
年年踰七十得考終存物何所憾惟是弱冠登
賢書六上公車不第太公在堂迫就祿養遂俛
仰謁選人余曾從酒間聞大夫一二憤惋語知
其所望於伯勉倍切而父之德慶未及子子之
才榮未及大夫嚶鳴鶴和驪若同氣而不能並
驅着鞭有飛伏差池之感然大夫歷官三品爲
時寶臣高朗令終有聞章徹此亦世所希邁不
以科目貴矣大夫諱永祚字爾錫別號見白江
西之南昌人自其尊人封刑部員外郎印山公
而上代以盛德著至大夫益敦內行事繼母孝

東月集

卷之五

十

辭職堂

撫異母弟則以兄兼父師神弟永初舉于鄉見其周旋京邸竟日不懈得先民家教焉子七人長仁安以廩生入成均次仁容仁守仁宜仁實皆名諸生仁寶仁完亦能世其學蟄蟄濟濟無論光大何如目爲清白吏子孫靡忝矣

太史氏曰余嘗聞故老言天水胡孝思之守蘇郡也晨興坐堂皇日未春而事畢籃輿畫舫與一時名士徜徉虎丘石湖間飲酒賦詩以爲常

東園集

卷之五

七

蘇軾

然其所最善爲主履吉而履吉骭蹠不遇被同儕姍笑丁大夫以其子之故飾齋厨敞秘閣萃遠近之名流而修震世之業至於酒人自雄狂譚颺起而大夫不以爲驚弘獎風流若此豈近世所恒有哉若品題賞識又何其不一爽也古稱文學飾治所以洗簿書之陋然文翁不得相如猶俗吏耳丁太未之爲循良也未未而鄉里余獨標其悅安之政浹於章縫如此是時有江

長洲盈科其延攬時彥髣髴類大夫而與大夫同志操出入必偕者則崑山令樊玉衡樊令蓋廉吏之最也余猶憶大夫有駢語揭客寮云有客來時湏下榻無人知處可焚香嗚呼可想見一斑矣

史別駕傳

入金閭而東有浮梁跨通衢以臯伯通名此地本隱者所棲擬於考槃至陸機賦吳趨而峨峨昌門不減五都之市矣今海內玄纁纁續環萃于金閭百貨克物闡殷塞道人生其間雖矜而紳誦詩書陳說大雅然其眉宇間皆子母什一也安得慷慨丈夫如史別駕公公名國紀字振卿從祖有史鑑先生者以文學獨行介於沈啓南朱存理諸隱君之間公之少也其風氣浸肖之乃廻翔太學不獲一經顯又不獲尋烟蘿之盟竟以貲爲郎雅非公志矣然公非無文者在

賢關負雋聲念其尊人春秋高當以身代家秉
因稍稍輟去書史謂離齋書生自暮一編將以
顯親也而累其親者無已鬚髯七尺如黃口之
待哺孰若身爲傭保率嬖子滌滌瀟瀟而進之使
齟齬老人得于千飽臥絕刺促聲哉迨尊人物
而倚廬啜啜孺子泣也尊人析產以授公公必
推而與庶兄及其弟均之且無取盈焉有宅一
區可六百金庶兄心覬之噴有繁言而公怡然
奉兄謂此六百金旆乾餼何輕重哉而失其首
里侮也姑有嫁於劉者劉爲人齟齬瀕殆重趺
走金陵卒雪其事少所受經呂翁以貧死死得
葬子又得師胥倚公而辦公爲長者行類如此
而濶達大度弗屑屑持籌奴有點者耗損無算
公亦置弗問生計從此日匱思謁選人矣公以
貧謁選需次闕下所費益不貲而既登仕版
更似富人輦金錢博高冠自愉快又似柄用朝

駕幸

貴若勵爲風裁者絕簞簞如竭任勞苦任怨如
蜜而才足以副之遇盤錯又如掇蜩筮仕司城
卽能卻暮夜金諸賤闔閭整持短刺倚諸司城
爲外府聞公名卻走其賑饑緝盜皆有功

壽陵一切咄咄立就功最高當有異遷而公以落
落無與援弗得也亡何而叅甘州都閫又亡何
理粵東藩司皆能其官主爵者亦念公廉且才
間開南北迂迴萬里又嘗置之孤城斗絕之地
無以爲勞臣勸乃晉公肇慶別駕故事以貲郎
得別駕日崦嵫矣於吏議清議往往無所顧公
自念嚮者驅馳河朔僅携嘉峪一片石爲孫研
田南中稍富饒雖母在何敢以官物餉貽陶氏
羞益堅志如初而吏事益精才益展嘗攝陽江
令典除數條陽江迄今有遺愛如其鄉人區太
史所稱述云粵太吏素諗其治行薦剡互騰而

公以代郡守入計驟厥者再得倖疾兼弗良於
行勉竣事歸向母氏永訣死矣其謂母曰甚哉
廉吏之弗克爲子也則又謂其子曰甚哉廉吏
之弗克爲父也蓋公歷四官積逋如山子若孫
償之十數年猶多未竟者然公任司城有城旦
舂將鬻妻自免任甘州有武弁麗冊書將鬻其
女而兩人卒毋鬻皆公出橐金代之也嗚呼公
之好爲長者行後先如此公雖貧弗貧矣子太
學生必選恂恂君子也後公卒孫郡諸生兆斗
好古擅文譽姚希孟曰今天下寧復知史別駕
哉卽近而一郡中弗悉也乃余所論次其爲良
士何疑進而次於循吏之後寧多讓哉夫貴郎
何足以掩公彼高牙大纛稱天子貴幸臣而志
屑瑟而氣媿阿皆公所夷然弗屑也士立身自
有本末庸可以時格較量乎母念爾祖聿修厥
德是在文孫矣

張樹伯傳

余以丙辰秋遊武林西子湖見二客泊舟于斷
橋垂楊深處就而與之語則澄江張樹伯午卿
兄弟也娓娓移日雖不廢調笑而商畧者多文
章學問事旣出其色舉十義以相賂余次第品
騰還問樹伯曰君生平得力何處樹伯曰吾生
平惟一悔字昏則悔一日所爲晦則悔一月所
爲歲除則悔一歲所爲覺舉身皆病也余嘆伏
其言時兩張方建鼓文場聲價昂起余退與
三同人爲之位置則曰如兩張不當以文士目
之廼問學中人也嗣此落落不相聞而胸中輾
轡遲來不去至丁卯戊辰兩闈午卿連掇上第
余以此更念樹伯而樹伯死矣已而讀午卿所
爲樹伯狀庶幾可事事無悔正惟其善自悔迄
底無悔也張之先世用計然術起家至樹伯之
尊人始以一經代滿籛樹伯弱而好弄其母呂

太君督誨之卽攻苦就學其文厭薄時趨而追
先民之度與午卿同受知于邑侯余公備兵使
者蔡公旣歌子衿遂頌頌名流行卷一出國門
爲之紙貴卽枳足棘闡而望實鬱起尊人每從
書齋複壁中聞對床呶呶聲又出而聆長者之
譽輒爲加餐謂不負式穀也而樹伯之繼述可
以無悔其尊人之以倦勤析箸也上有兄下則
午卿田荆姜被殊以割裂爲痛樹伯不敢言辭
羸就縮惟知辭逸就勞室廬取其待葺者田疇
取其待墾者去故居數里稍違鄒下問訊無虛
日一鮮未奉不敢嘗一事未諮不敢發遇尊人
稍有拂意長跼解臂俟霽嚴而後起呂太君捐
養卻酒肉者三年盛暑不去苴經筵牀未奠重
趺跋履形神交枯於兄弟中竭蹶獨甚使午卿
得安意經耨筆耨食逢年之報者樹伯所貽也
而樹伯之孝友可以無悔所論交皆名士嘗爲

呂太君乞墓文于黃貞父貞父見其狀貌毀瘠
涕淚若崩泉嘆曰古人古人故羅玄父者君皆
折節與交驩在宗鄰中有難排之有匱濟之有
舊郅則蠲滌之下迨齷齪豎子以貿遷緩急來
告售產者倍讐之告貸者薄徵之甚且取子母
券一炬棄之或袖而納之年踰四十稍稍薄鉛
槩勾稽困廩出入第欲使嚴君藉以息肩得遽
遽高枕午卿不以瓶罍累心耳絕非爲子孫封
殖計未艾而刻券以貽後人未病而垂治命迹
於不祥午卿顧笑之謂兄終日了亦終日不了
樹伯亦自笑曰吾自作了事耳至世俗所共諱
如狸首之斑然曾爲尊人豫治者亦且還以自
治故溘焉天逝而家政嶄如也無弗弗者子弟
猶如也無騷騷者至千秋姓名所爲昭玄壤而
昭野乘亦必曰屬之某人某人至晰矣合計樹
伯之生平而事事可以無悔迺午卿則若有悔

也以其身在曲江池畔請急而歸不介馬而馳
相去者十日而不及含殮也於戲孰知午卿所
爲悔而不釋者正樹伯所爲長夜嚔怕永永無
悔也邪其命諸孤曰而叔歸且母齊先以吉服
慰我地下可思已卽有高堂嚴親在然有代午
卿而將荼與夫代樹伯而畫繡者何其兩情之
克配也終何悔哉終何悔哉樹伯名育蕙自南
渡世爲江陰人父明治母呂氏行且以午卿貴

徵 錫命午卿名育葵

今皇帝首科名進士也樹伯有子綽從午卿遊補
諸生其乞言于余猶樹伯之泣籲于貞甫也又
曰鉉曰綱皆依季父讀

史氏曰先正陳公甫有句云多病爲人未足羞
半生無病是吾憂旨哉言也紳裾之彥抗手而
談問學輒岸然自許曰可幸無媿核其生平主
舉之有不涖淫汗浹哉室垢者日荊之髮垢者

日櫛之古人齋祓身心當是疾癘始樹伯文士
近於道矣厥弟之言曰如吾兄者生死於五倫
者也夫生死於五倫者倫常在濯濯不廢者亦
常在又何生死之有而復傷之又從而傳之其
以發人心之悔厚易之所爲震無咎也

張太恭人傳

張太恭人者中憲太夫人知杭州王公臨亨配也
稱太恭人者何不以杭州守封而以子志堅兵
部郎封也中憲公擢守杭州未任而坳然以名
進士再爲令遷刑部郎皆報最矣必有子始稱
太恭人者何中憲公出嗣其叔凡所得封必推
及本生父而以妻封推本生母故終中憲世太
恭人猶庶婦也太恭人之祖曰情福建按察副
使父應忠贈興文知縣其子爲興文令者卽闔
門死難謚烈愍者也太恭人之少也嫻於內則
憲副公絕憐愛之十六歸中憲公中憲公壯有

室始爲人後太恭人歷事兩舅兩姑周旋娣姒間以孝謹聞中憲公善病則跽而進湯藥試事小劉則歡言相慰勉嗣舅奉直公素雄於貲已而中落比以蒸嘗屬中憲公僅存朽萊數百畝而已亡何有訟事及賑事棄弗守太恭人躬井臼如寡人婦至四方名士過其家者逞逞得精食中憲公性友愛復喜客非晷第及二三友人共食不驩何有何亡又一切不知也其令西安遇災而賑有議民出粟者太恭人謂公曰君忘戊子夏乎是吾家所輦感而應也令海鹽有豪公子爲人所訐介戚鄙饋數百金爲太恭人壽亟揮去顧謂子曰兒不憶當年貸米而炊耶今有俸錢可飽而染指及此乎中憲公所至擅循良潔白聲得太恭人贊助居多教諸子慈不掩義崑人好楮葉戲閨閣中習爲之太恭人嘗以娛其姑丘太宜人諸子長遂屏去弗蓄曰勿令

兒輩見也篝燈夜績令子孫讀書其旁生平未嘗以知書自命然字句有誤輒覺之塾中延致師友供億惟謹其期諸子者甚遠而不津津一科第曰此公器也豈以一家私哉汝輩第勉爲好人足矣問孰爲好曰汝舅是也時烈愍公猶躡場屋故云然其策它人貴賤壽夭往往奇中有族人賢而文偶從簾幃間闕見之歎曰此卽某耶恐難迂福也已而果不祿中憲公旣物坐臥一小樓非大事不出晚年好佛未嘗一至招提亦不與除饑女往還聞雲棲道行高遣辦香遥禮而已食不兼味一衣數浣偶有宗戚之會珠綺照耀以舊時衣裝錯處其中泊如也在室中父賜之酒不受後終身不飲酒父嗜鱸父物遂終身不食鱸此雖細事可以徵至性焉至於撫姪女如所生女御婢僕如子姓遇親鄰緩急如饑寒切躬必傾橐而付卽以此自窘恬然其

之矣既以志堅貴沐太安人封貴爲二千石婦
又稱未亡人者十餘年而始御簪褱志堅竊竊
喜謂天之報吾母至是粗備何必三公養擢黔
中學憲因遠遠不便將母遂抗疏乞休婉戀庭
闈者數年朝野高之卽家拜江西僉事尋改浙
江浙江去吳不數舍一水可航於奉養最愜遂
趨裝偕往不數月而太安人復思歸歸則見烈
愍公家婢自蜀中還者談烈愍死狀爲怛彌
日因臥病不起矣太恭人子三長卽志堅次志
長志慶皆名士諸孫贊贊有文可以令聞長世
家聲弗墮矣

史氏曰軼深井里之俠有姊焉弔古者憐其弟
而重其姊謂弟以姊顯也烈愍公恂恂醇謹名
不越中人迺天下人不能知而姊知之家庭式
穀爲子孫式第曰汝舅汝舅云耳其期許何如
哉古今女士擅人倫之鑒者莫如王珪母然叔

玠忘太子而從秦王母不爲嫌而以得交房杜
爲幸猶夫世俗見耳張恭人生知其弟卒以實
心悼喪痛弟而死忠義孝友墨墨相許豈猶人
者哉志堅韃戶讀書橫睇千古試問爲之母者
其於彤史中孰倫也吾旣次述其事而更標其
大者

歸烈婦傳

歸烈婦陳氏者太倉陳鼎葵女年十九嫁崑山
歸善世善世迺太僕有光之孫刻勵自好人也
嫁二年善世病病將不起謂婦曰爾母寡無子
我死俟終喪後歸而依母婦泣曰君死妾無歸
理旦夕從君地下耳亡何善世死婦慟哭至夜
半遂拔牀頭劍自裁母抱持之顧謂母曰兒有
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
所依宜死舅姑自有子侍養無須我宜死趨而
棺貯我母陳尸中霽供人目也母且勸且謹何